



欧阳修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②

就像欧阳修在《丰乐亭记》里写的，五代干戈扰攘之际，滁州曾历经战火。公元956年，时任后周大将、未来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与南唐中主李璟的部将皇甫晖、姚凤会战于滁州清流山下，南唐军队败入滁州城。随后赵匡胤在东城门外亲手刺伤皇甫晖，生擒二将，攻占滁州。如今，百年已逝，但见山高水清，昔日战争的疮痍已经消泯无痕，滁州变成了一个封闭安定的世外桃源。

欧阳修的醉与醒(二)

□祝勇

清秀之景
让生命变得充沛丰饶

由于滁州不在水陆要冲之地，当地百姓基本不了解外界所发生的一切，安于耕田种地、自给自足，快乐恬适地度过一生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？人民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——为什么非知道它们不可呢？

这是一块没有被政治污染的地方，政治如泰山压顶，让人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滁州却让人的身体变爽，精神变轻，轻得可以飞起来，飞越屋顶，飞越田野，飞越山川河流。在滁州，连文字都是干净的，不再涉及党争、攻讦、表白、谩骂，不再有火气，要有，也只有烟火气。那是人世的气息、生命的气息、让内心安妥的气息。欧阳修感到自己的身体无限地敞开了，犹如一棵树，在大地上默然生长，浑身通透地伸展着枝叶。

欧阳修写《秋声赋》，其实不仅是听见了秋的声音，包含了风雨骤至的声音、草木凋零的声音、虫鸟唧唧的声音，其实他还听见了万物的声音——这世间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会说话的，但寻常人追名逐利，神经功能被遮蔽掉，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舌爽，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”，才对它们闭目塞听。只有像欧阳修这样，把自己变成了零，才听得懂这所有的语言。他的语言，不过是复述了万物的语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滁州不仅抚慰了欧阳修，而且养育了欧阳修，让他的生命意义变大了，语言的世界也随之壮大。它让一个语言锐利的谏官，一步步成为文学史里的大家，变成世人皆知的“醉翁”。

欧阳修书写的神经被激活，让九百多年后的我们，在书页间读到了这样的文字：“修之来此，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。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，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。掇幽芳而荫乔木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时之景，无不可爱……”

滁州给他的一切，朝廷不会给。朝廷可以给他官职，却从来不会像这样让他的生命变得如此充沛和丰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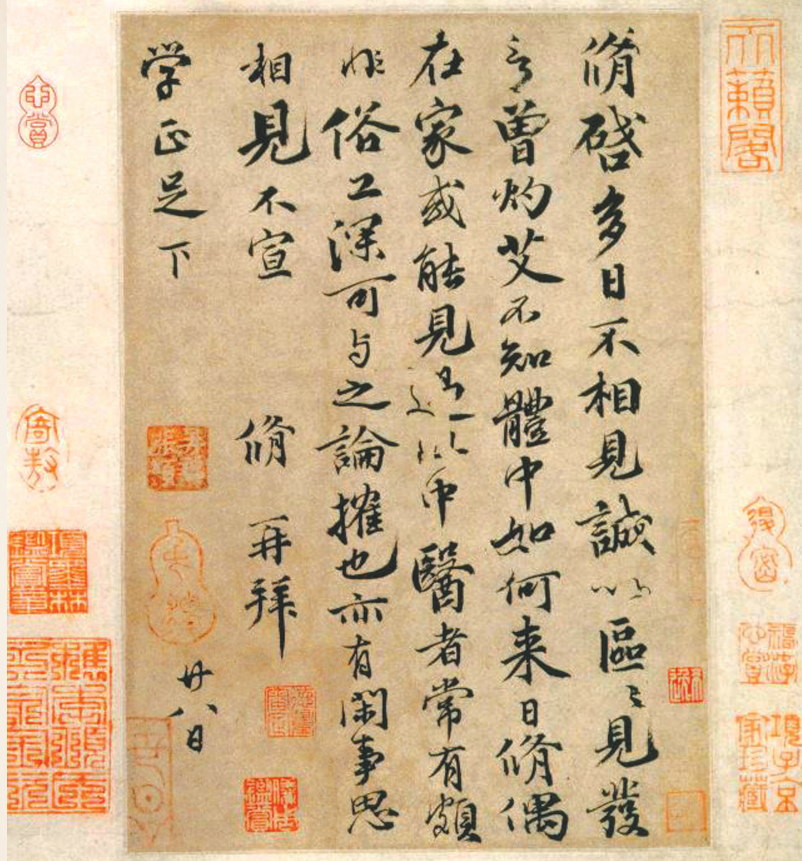
醉也是醒
在醉与醒间自由往返

“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……”《醉翁亭记》

笔者一直很想去滁州，去拜会醉翁亭，看醉翁是否还在那里醉着，但又很怕去，担心看到另外一个滁州，一个现代的、拥挤的、充满商业趣味的滁州，把世界上所有新鲜事物在城市里一一罗列，以彰显它的现代，更担心看到滁州像许多地方一样，把“名人效应”发挥到无孔不入，让欧阳修成为无数品牌的代言人，说不定有各种以欧阳修命名的景点在等待着笔者。这几乎已经成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病，在很远的距离之外，在抵达之前，我们就可以嗅到它的气息。

假如有时光飞船，笔者还是愿意回到

卓越的艺术家，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。



《灼艾帖》卷 北宋 欧阳修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《竹林七贤图》明 陈洪绶

庆历六年(公元1046年)的滁州，去看欧阳修见过的丰山，去饮欧阳修饮过的酿泉，“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”。然后，摆酒，我们相对而坐。不是在什么华堂美厦，就在山水林泉。据说，欧阳修在扬州任太守时，每年夏天，都会携客到平山堂，派人采来荷花，分别插于盆中，放在来客之间，叫歌伎取荷花相传，依次摘花瓣，谁摘掉最后一瓣，就罚酒一杯。

欧阳大人说了，他不善饮酒，“饮少辄醉”，估计不到半斤的量，所以笔者把他弄醉应当不是件难事。但欧阳修的魅力，正在于醉。没有醉，就没有“醉翁”了。醉是一种幸福，醉是一种境界，甚至，醉也是一种醒——你看，“醉”与“醒”，都是“酉”字边，都与酒有关。没有酒哪来的醉？没有酒哪来的醒？

其实，醒就是醉，醉也是醒。该醒则醒，该醉则醉。世人皆醒我独醉，世

人皆醉我独醒。只有真正的智者，能够在醉与醒之间自由地往返。

欧阳修的醉与醒，总让笔者想起苏东坡的那首《临江仙》：

夜饮东坡醒复醉，
归来仿佛三更。
家童鼻息已雷鸣。
敲门都不应，
倚杖听江声。

长恨此身非我有，
何时忘却营营。
夜阑风静毅纹平。
小舟从此逝，
江海寄余生。

醒复醉，就是醒来之后又醉，是一场接一场的醉，其后当然是一次接一次的醒。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谁又能分清，他写词的当下是醒还是醉？就像我们常常把梦当作现实，或者把现实当作梦。

浅酌微醺
诗词中也带着“酒味”

笔者二十多年前读过史铁生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，至今印象很深，名叫《往事》，就是讲述梦的。他在梦里回到了过去，当梦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到最紧要的环节，他突然醒了，于是在“现实”中，开始“经历”另外一件事情，又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再一次醒了，发现那还是梦。他就这样，从一个梦跌入另一个梦，他已分不出梦与现实的差别，只能在不同的梦里徘徊，每一场梦都好似生命的一个轮回，以至于他最后终于醒来、回到了“当下”，笔者忍不住要问：他还能不能再醒一次？

卓越的艺术家，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。没有醉，哪来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哪有曹孟德的《短歌行》？从商周青铜器到唐诗宋词，笔者从中国古代艺术里闻到了丝丝缕缕的酒味儿。所以李白说了，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在李白老师看来，一个喝酒的人是可以成名的，成为天下人的偶像。《二十五史》里，有多少权贵出进进，谁能说出几个宰相的名字？但像竹林七贤、饮中八仙的名字，却流传至今。到底谁寂寞呢？寂寞的是那些宰相权贵，他们权倾一时，前呼后拥，一旦丢失了权力，就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，淡出人们视野，被历史遗忘。相比之下，倒是李白所说的饮者——实际上他们是贤者、智者——可能受到一时的冷落，却后世赢得成千上万的拥趸。

李白喝酒厉害，“一日须倾三百杯”，这里说的不是饮，是喝，像喝水那样地喝。那般豪饮，一般人跟不上节奏，不大工夫就会醉眼迷离——只要不是色眼迷离就好。欧阳修“饮少辄醉”，他一定不是饮，而是小酌。宋代文人生活是优雅的、精致的、细腻的，不会像《水浒传》里写的，动不动就一壶烧酒，二斤牛肉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欧阳修饮酒，其实不是饮，更不是喝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，一壶酒、几碟菜，可以“坚持”半天，让千种风景、万般思绪，都随着酒液，一点点地渗入身体，让灵魂变轻，一点点地飘浮到空中。

否则，以欧阳修那点酒量，不是分分钟就结束战斗了？

酒液也改变了他文字的酒精度，欧阳修的诗词，也总是带着微醺的感觉。他的词里，有“一片笙歌醉里归”，有“稳泛平波任醉眠”，有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”，有“为公一醉花前倒，红袖莫来扶”。他的诗里，有“野菊开时酒正浓”，有“鸟啼花舞太守醉”，有“酌酒花前送我行”……笔者最喜欢的，是这首《梦中作》：

夜凉吹笛千山月，
路暗迷人百种花。
棋罢不知人换世，
酒醒无奈客思家。

这是一首记梦诗，中国诗歌史上很少有一首诗像它这样魔幻，这样诡异，这样超现实。诗中有夜、有路、有月、有花，诗人须发飘逸，手持酒壶，不知穿越了几世几劫，从一个个轮回里醒来，在梦幻与现实间辗转……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